

后  
宫

# 如懿传

卷

流潋紫 著



RUYI'S ROYAL  
LOVE IN THE  
PALACE

修  
订  
版

披云似有凌霄志  
向日宁无捧日心



后宫

# 如懿传

叁

流潋紫 著



披云似有凌霄志  
向日宁无捧日心

RUYI'S ROYAL  
LOVE IN THE  
PALACE

修  
订  
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后宫·如懿传.3/流潋紫著. —修订本.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  
ISBN 978-7-02-013633-9

I. ①后… II. ①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30611 号

策划编辑 胡玉萍  
责任编辑 涂浚杰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徐 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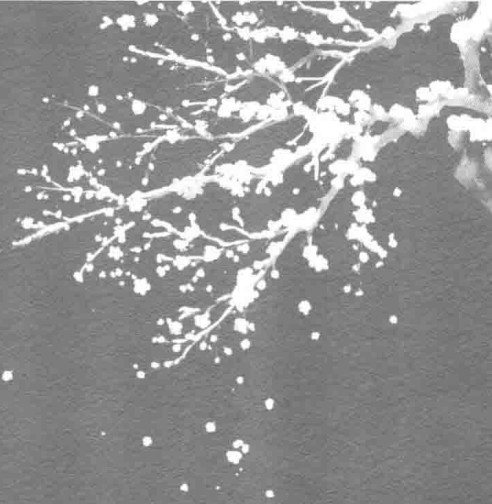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19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90 毫米 1/32  
印 张 11.25 插页 2  
印 数 1—2000  
版 次 201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633-9  
定 价 6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当我终于明白，

人世间的男欢女爱、荣华权势终究不过浮华浪荡一场，  
生命的最末，

到底是无尘无埃的明镜台时，  
我的人生，已经完结了。



## 作者简介

流潋紫，本名吴雪岚。浙江湖州人，1984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005年末开始从事业余写作，陆续在各大杂志发表短篇小说及散文。自2007年出版长篇小说《后宫·甄嬛传》，同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 胡玉萍 /  
ANAN studio

特邀编辑：吕彦西

手绘插图：钱 妤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目录

第一章	魂梦	001	第十七章	暗涌(下)	195
第二章	遥遥	014	第十八章	图穷	208
第三章	两心	026	第十九章	绝念	220
第四章	春樱	038	第二十章	姐妹	235
第五章	死言	051	第二十一章	媚好	248
第六章	慧贤	062	第二十二章	私情(上)	260
第七章	复恩	073	第二十三章	私情(下)	274
第八章	永琮	083	第二十四章	琉璃脆	287
第九章	择路	093	第二十五章	彩云散	298
第十章	茉心	105	第二十六章	玉痕(上)	311
第十一章	踪碎	117	第二十七章	玉痕(下)	320
第十二章	远嫁(上)	130	第二十八章	笑语闲	331
第十三章	远嫁(下)	142	第二十九章	风波定(上)	341
第十四章	琅嬛	156	第三十章	风波定(下)	350
第十五章	崩恠	169			
第十六章	暗涌(上)	181			

海兰醒来是在黄昏时分。彼时如懿已守了她一日，累得腰肢酸软，不过是见到永琪白胖面颊，才有心力支撑下去。午后李玉过来，千珍万重地将一个玛瑙巧雕梅枝双鹊捧珠镶盒交到她手中。那镶盒以大块深红与雪白的双色玛瑙挖成，白玛瑙为底，质地细腻，中间夹杂白色或透明纹路，留出鲜艳的俏色深红玛瑙雕出梅枝，枝干虬曲，花朵盛放，面上嵌青金、珊瑚、绿松、碧玺，点缀出碧叶红梅雪光明耀之样，两侧以珍珠浮雕衔环铺首，中间一颗拇指大的贝珠包金为纽，一看便知是连城之物。

李玉在她身侧，悄声道：“只为这盒子上的梅花，皇上便画了不下百次，真真是用心。奴才说句不好听的话，娘娘在冷宫的时候，皇上虽然不闻不问，但一人书画的时候，画的梅花比往日里多多了。原可从那些里头挑一幅好的便是了，可皇上还是觉着不够好，又画了好些，叫工匠们细细描摹了，做得不好便废置。饶是这样，这盒子也是出到第三个才好，只可惜了前头那些好玛瑙。啧啧！”

如懿淡淡一笑，不置可否，只是道：“这算是千金换一笑么？”

李玉哪里懂这个，摇头晃脑继续道：“这盒子也罢了，小主快打开看看里头的东西，那才叫用心呢！”

如懿见海兰尚未醒来，遂打开一看，只见两掌大的玛瑙盒子里，罗列着一排排绿梅的花苞，盈盈未开，如绿珠点点。更有一薄薄的红梅胭脂笺，她取过展开，却是皇帝亲笔，写着“疏疏帘幕映娉婷，初试晓妆新”<sup>①</sup>。

那字写得小巧，如懿几乎能想见他落笔时唇角得意的笑纹。她眉心微曲，诧异道：“如今是二月里了，哪里还来这些含苞未放的绿梅？”她轻轻一嗅，“仿佛有脂粉的香气，并不尽是梅花香？”

李玉笑得合不拢嘴，拊掌道：“可不是。先用密陀僧、白檀、蛤粉、冰片各一钱，又以当季开得最盛的白芷、白芨、白莲蕊、白丁香、白茯苓、白蜀葵花、山柰、甘松、鹿角胶、青木香、笃耨香研至绝细，和以珍珠末、蛋清为粉。然后寻最巧手的宫女折来新鲜饱满的绿梅花苞，把这粉小心灌进花苞里，用线扎其花尖，将粉密封于花房之内蒸熟，再藏于玛瑙盒内，静置足月。如此花香沁粉，更能令面容莹似白梅凝雪，乃汉宫第一方。皇上知道小主喜爱绿梅，便称此物为绿梅粉，专供小主一人所用。”

李玉说得畅然尽兴，如懿只听到笃耨香一节，已经暗暗惊动。她出身贵戚，寻常宝物自然入不得她的眼，便是皇帝也每每好与她谈论奇珍。皇帝所用制香粉之法，传自明熹宗懿安皇后张氏的玉簪花粉法，只是玉簪花能存香粉，绿梅花苞却难，且用料更为奢华珍异。笃耨香出真腊国，乃树脂所成。其色白而透明者名白笃耨，盛夏不融，香气清远，实在万金难得。<sup>②</sup>如今却轻易用来做敷面香粉，珍重之余只觉心惊，若是为旁人所知，不知又要惹来何等闲话是非。

李玉极是乖觉，忙低声道：“用什么东西做这绿梅粉，都是皇上亲自定下的，所以内务府并不曾记档。”

不是不感动的。他记着她喜欢绿梅，惦着她的容颜憔悴，盼着她红颜如昨，为此不惜费尽心思，靡尽珍宝。可珍重连城，也不过是一座城池的代价而已。

① 出自宋代词人赵师侠的《朝中措》。全词为：“疏疏帘幕映娉婷，初试晓妆新。玉腕云边缓转，修蛾波上微颦。铅华淡薄，轻匀桃脸，深注樱唇。还似舞鸾窥沼，无情空恼行人。”描写女子妆容之美。

② 出自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



身外华物，哪里抵得上腔子里的一口热气、绝境里一双扶持的暖手。

她微笑，思忖片刻，取过笔饱蘸了墨汁，用一色的红梅胭脂笺一字一字郑重写道：“梅梢弄粉香犹嫩。欲寄江南春信。别后寸肠萦损。说与伊争稳。①”写罢，便依旧封了交与李玉手中：“只许教皇上瞧见。皇上见了，便知本宫心意。”她想一想，又道，“你虽有心帮我，但面上不可露了分毫。王钦之事后，皇上最不喜宫人窥测他心意。你到这个位子不易，一切小心。”

李玉诺诺离去，她方将那绿梅粉并玛瑙盒交与蕊心一并送回了翊坤宫中。半倚在榻前，闭目凝神的瞬息里，想起自己所写，原是欧阳修的《桃源忆故人》，她只写了上半阙，却不肯写出那下半阙。只为上半阙的相思，便也是下半阙里她三年冷宫韶华苍苍的冤屈。

“小炉独守寒灰烬。忍泪低头画尽。眉上万重新恨。竟日无人问。”她低低呢喃，在暖融融的殿内细细抚摸自己的十指。与旁人不同的是，她的手固然也戴着宝石嵌金的戒指，佩着华丽而尖细的珞琅点翠蓝晶护甲，纤手摇曳的瞬间，那些名贵的珠宝会映出彩虹般的华泽，曳翠销金，教人目眩神迷。可是细细分辨去，哪怕有鹅脂调了珍珠蜜日日浸手，但天气乍暖微寒的时节，旧时冻疮的寒痛热痒，无不提醒着她岁月斧凿后留在她身体上的斑驳痕迹。

唤醒她迷蒙心意的，是海兰初初醒转时低切的呼唤：“姐姐。”如懿如初醒，不觉大喜过望，才觉得悬着的一颗心实实归了原位。海兰虚弱地靠在宝石绿榴花喜鹊纹迎枕上，红红翠翠的底子锦华光灿，愈显得她的脸苍白得如一张薄薄的纸。她的神思仍在飘忽，“姐姐，真的是你？”

如懿握住她冰凉的手：“海兰，是我。我在。”

海兰舒一口气，迷茫道：“姐姐，我以为自己熬不过来了。”

如懿闻言，眼便湿了。她端了止痛汤细细喂海兰服下，又将熬得糯烂的参片鸡汁粥喂了半碗，轻语安慰：“别胡说，我总在这儿。”

① 出自宋代词人欧阳修的《桃源忆故人》，全词为：“梅梢弄粉香犹嫩。欲寄江南春信。别后寸肠萦损。说与伊争稳。小炉独守寒灰烬。忍泪低头画尽。眉上万重新恨。竟日无人问。”此词诉说女子相思之苦、情哀之思。

海兰问过孩子康健，长松了一口气：“万佛护佑，我终于替自己和姐姐生下了孩子。无论如何，只要孩子长大，咱们的下半生便有了些许依靠了。”

一句话便招落了如懿的泪：“只要你好好的，还提什么孩子不孩子。昨夜你九死一生，我只看着，只怕也要将自己填了进去了。”

海兰艰难地笑着，很快冷下脸道：“她们费尽心机让我不停进食，腹中孩儿变大。要不是如此，孩子怎会生不下来。若没有姐姐在旁陪伴，我一个撑不住母子俱损，岂不更遂了她们的的心愿。”

如懿替她掖好被角，柔声道：“如今你虚着，别想那么多。”

海兰冷笑道：“此事之恨，断不能忘！她们要我和姐姐所受的种种，来日我都要一一还报在她们身上！若老天爷真要怜悯她们，恨我们狠毒，那就全都报应在我身上。我只要姐姐和孩子万全就是！”

如懿心中震动不已，再多的委屈心酸，有这样的姐妹在身旁，深宫中茕茕独行，亦有何畏惧？她伸出手，紧紧拥住海兰，任由感动的泪水潸潸落下。

用过了晚膳，海兰便又歇下了。海兰的精神并不大好，总是渴睡。还是三宝回来，将火场之事一一告知如懿。

如懿悠悠拨着手上的镏金红宝石戒指：“如今都认定是本宫逼死了阿箬，所以她死后还要闹鬼作怪，是吗？”

三宝擦了擦脸上的汗水道：“可不是！宫中最喜欢这些鬼怪之语，怎么禁也禁不住，何况又是棺身起了蓝火那么诡异，也难怪大家都害怕。奴才方才去火场，几个替阿箬烧尸的太监吓得都说胡话了，满嘴胡言乱语，偷偷给她烧纸钱呢！”

如懿自不肯信这些言语。三宝又将许太医见过贞淑之事回禀，颇疑心与启祥宫有关。有乌云重重的阴沉凝在了如懿眉心。她素来知道玉妍倚靠皇后，甚为巴结，与贵妃只是面和心不和，口齿又厉害，动不动便爱刻薄人。可偏这么个爱在口舌上讨便宜的人却平安生下了四阿哥，可见也不是个省心的。果然日久见人心呢，时间久了，什么飞禽走兽都忍不住要出来了。

夜的羽翼缓缓垂落，掩去天际最后一缕蛋青色的光，将无尽的墨色席卷

于紫禁城辽阔的天空。那种黑暗的郁积，教人望穿了双眼，也望不到渴盼的一丝明亮的慰藉。窗台上供着的一束蜡梅送进一缕若有若无的清幽香气，叫人神清气冽。三宝极力劝说如懿将两位太医截下来，向皇帝提嘉嫔可疑之事。如懿思量片刻，终究是觉得不能。皇帝能治太医的不过是一个用药不当之罪。当时胎儿还过大，催产药量用得重些也是难免。而许太医仅仅是见过贞淑，也可说是为她诊病，算不上证据确凿。若是打草惊蛇……不管猜测谁，只有一点疑心而没有证据，也是毫无用处。许太医既是条线索，出宫之后让三宝派人继续留意着便是。

她掐着指甲，感受着指尖触着皮肉的刺痛，冷声道：“要打击一个人，就须彻彻底底，这样不咸不淡一下，费了力气和心思，也没什么大用处。”

如懿守了一会儿，见海兰睡得安稳，永琪也胃口极好，吃饱了乳母的奶水也乖乖睡了，便回到自己宫中去。

夜寒霜重，如懿才下了辇轿，却见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在宫门边徘徊不已。几乎是本能一般，她就认出了那人是谁，忙不迭唤道：“永璜！”

那身影惊喜地回首，一下扑进她怀里：“母亲！”

如懿捧起他的脸仔细看了又看：“好孩子！长高了，也壮了，看来纯妃待你很好。来！”她牵过永璜的手便往里走，“外头冷，跟着母亲去里头坐，暖暖身子。母亲叫人给你拿点心吃。”

永璜犹疑片刻，还是摇头道：“儿子在这里站一会儿就好了。”

如懿起疑：“怎么了？”

永璜踌躇着，尽量把自己的身影缩在墙角的阴影里：“儿子……纯娘娘不许儿子来翊坤宫。”

如懿当下便明白了，搓着他冻得冰冷的手道：“来很久了么？”

永璜连连点头：“自母亲回宫之后，纯娘娘一直不喜欢儿子来翊坤宫见母亲，所以儿子只能趁着今晚纯娘娘照顾三弟，才偷偷跑出来。”

如懿明白他的为难之处，柔声道：“那你赶快回去吧，出来久了，只怕纯

妃宫里寻起来，知道了会不好呢。”永璜依依不舍地点点头，如懿替他整了整衣衫，呵暖了手道，“赶紧去吧，有空母亲会去见你的。再不济，逢年过节总能见上。你如今在纯妃宫里，她又有亲生的三阿哥，你凡事得格外小心顺从，明白了么？”

永璜眼中有晶莹的泪珠：“儿子明白。”

如懿实在是舍不得，心疼道：“这些年母亲不在你身边，你都这么过来了。你一定凡事都做得极好，不必母亲担心。”

永璜含泪道：“母亲在冷宫的时候，儿子一直牵挂不已。如今能看到母亲万事平安，儿子也放心了，只是……”他低低道，“五弟出生，纯娘娘有些不高兴呢。”

如懿婉声道：“她不高兴她的，你只管你的，好好读书，好好争气。”

永璜点点头，终究还是后怕，匆匆带着贴身小太监小乐子跑着去了。一直走到长街尽头的僻静处，永璜才缓下了气息。小乐子忙道：“大阿哥，您慢点儿。恕奴才说一句，今儿您真是犯不上。纯妃娘娘待您好好儿的，您何必还来看望嫔妃，若是被纯妃娘娘知道，可不知要惹出多大的是非来。”

永璜平复了气息，冷静道：“纯娘娘固然待我好，但她到底是有亲生阿哥的，我能算什么？再好也不过是个养子。可嫔娘娘便不一样了，她如今出了冷宫，皇阿玛一定会待她好。若她再度收养我自然好，若不能，我在她和纯娘娘之间左右逢源，也是保全自己最好的办法。”

小乐子看他成竹在胸，仿佛与平日那个安分寡言的大阿哥判若两人，也不敢再吱声了。

如懿回到宫中，想着世情翻覆，亦不免心事如潮，到了二更天才蒙蒙眈眈睡去。

这样过了几日，皇帝为了山西学政一案，亲自去了山西查访。如懿每日照顾海兰，转眼便到了阿箬的头七。

这日黄昏，如懿从海兰宫中回来，一路上软轿迤迳，宫人们见到如懿，

都有些避忌地躲开。如懿知道是为了阿箬那档子事儿，宫里风言风语不少。三宝见如懿不悦，便道：“宫女太监们胆子小，阿箬又死得蹊跷！而且，今儿是阿箬的头七。头七嘛，鬼魂都要回来的。而且听说火场有胆小的宫人烧纸，结果见到了鬼火，说是阿箬阴魂不散呢。”

如懿最不喜这些鬼怪之言，当下便要发作。骤然间，一个春雷远远打响，惊得满宫神鸦呀呀乱飞，如一道道黑云扑过如懿头顶。抬轿的小太监们吓坏了，飞步便往翊坤宫赶去。

虽然入了二月，京城偏北，地气依然寒冷。殿中用着厚厚的灰鼠帐，被熏笼里的暖气一烘，越发觉得热得有些闷。光线晦暗的室内，紫铜雕琢的仙鹤，衔着一盏绛烛笼纱灯。灯光朦胧暗红，像旧年被潮气沤得败色的棉絮一般，虚弱地晃动。

如懿睡得闷了一身潮腻腻的汗，实在睡不好，她靠在枕上唤道：“蕊心……”

蕊心身体一晃，头碰在墙上醒了。她口中答应着，揉揉眼睛，人立时呆住了。寝殿中有几点微蓝泛白的小星点散落在空气里，像美丽的萤火，幽幽散开。蕊心吓得不会说话了，伸了手拼命去驱赶。谁知那鬼火越来越多。蕊心害怕极了，双手拼命乱舞。

如懿坐在帐内，也不知她怎么了，便有些不耐烦：“蕊心，你在做什么？”并没有蕊心的回应，似乎有重物撞到桌椅的声音，哗啦啦，又有器皿倒地。

如懿心烦气躁，霍地拉开灰鼠帐，只见满室荧蓝冷焰，如在鬼境。

蕊心吓得眼都直了，忽然尖叫一声：“慎嫔在焚化的时候就是蓝色的火。有鬼！有鬼！有吊死鬼回来了！”她一边喊一边尖叫着捂住了耳朵，缩到了墙角的紫檀花架后头。如懿彻底慌了神，捂住脸闭上了眼，拿锦被裹住了自己。

蕊心的声音惊动了宫人，纷乱间似乎有许多人闯进来，又有人逃出去，是三宝的声音在狂喊：“阿箬，是阿箬回来了！”

如懿受了这番惊吓，第二日便起不来身了。满嘴嘟囔着胡话，发着高热，

虚汗冒了一身又一身。太医来了好几拨儿，都说是惊惧发热。如懿怎么也不肯吃药，只请了萨满在宫中作法喧闹。

阿箬棺椁冒蓝火的事才压下去，宫人们私下里难免还有议论，如今听着“吊死鬼”三个字，不免让人想起慎嫔便是上吊死的。更加之火场曾有人见过鬼火，越加觉得毛骨悚然。于是，翊坤宫闹鬼之事，便止不住地沸沸扬扬闹了开去，成了宫人们茶余饭后最津津乐道的谈资。

翊坤宫里整日有萨满诡异地舞动着，高声吟唱。这样闹了几日，俗云听着便害怕，简直一刻都不敢离开蕊姬：“阿箬来找嫔妃报仇了。这些天我们还是别出去了吧？”

蕊姬嗤之以鼻：“你怕阿箬来找我？”阿箬之死，固然是自作孽不可活，可当日如懿下令鞭打阿箬，动手的却是蕊姬，俗云如今想起，怎能不怕阿箬来报仇。蕊姬毫无惧色，仰天冷笑，“阿箬就这么死了，我正不甘心呢，恨不得多抽她几十鞭子。我就等着她来找我，看看我们一人一鬼谁更厉害！”俗云见她如此，只得低头，紧紧跟在了蕊姬身后。

如懿受惊，以往第一个爱看热闹的自然是高晞月，可她听得是阿箬闹鬼，便有些怯怯。反是玉妍颇有兴致，绿筠自然是要去探病的，当着皇后的面，晞月自然不能直说下去。于是便是玉妍笑吟吟挽着绿筠的胳膊，亲亲热热地说着话，晞月只跟随在后。到了翊坤宫外，天色却是无比晴朗，和煦春日下湛蓝如窑瓷的天色阔而清亮，白云似偷得梨蕊之白，闲自卷舒，与翊坤宫中喧闹诡异之景全然不符。萨满着镶了各色羽毛的五彩衣，面涂油彩，唱着听不懂的古老腔调，玉妍是北族人，有许多不懂的，绿筠一一解释与她听。

玉妍听得住了，点头道：“闹了这么大阵仗，看来真有鬼火呢。”

绿筠有敬畏之心：“整个翊坤宫的人都亲眼见到了，那还能假？那日可是阿箬的头七，不会是她回来报仇了吧？”

晞月很是不安，半个身子躲在绿筠身后，不满道：“胡说什么。上回说阿箬棺椁起蓝火就够邪门儿的了，现下还闹什么鬼火。”

绿筠知她胆小，听得直摇头：“我看就是皇上不在宫里，阳气不盛，这脏

东西就找上门来了。”玉妍见晞月害怕，便不愿意再就着这个话头说下去，只问起绿筠请求皇帝将自己远亲伊拉里氏许配给大阿哥之事如何了，绿筠一心想着亲上加亲，又听玉妍说过永璜娶个小门小户的格格于自己亲生的永璋更好，更要促成此事，想起皇帝已经有几分答应，当下喜欢，二人聊得热络起来。晞月立在翊坤宫门口，进也不愿，退也不是。只听得里头吟唱声更亮，一句一句祝祷隆隆响在耳中，如炸雷一般，扶着菜心的手便快步走了。绿筠犹在讶异，玉妍盯着晞月背影看了须臾，嘴角逸出一丝微凉笑意，又与绿筠说笑起来。

回到宫中，晞月便更有些心慌乏力。彩珠端了常喝的药进来，晞月喝了一碗，只叹自己病根深重，喝了那么多药总不大见效。彩珠忙道：“小主，齐太医让人送了酿好的艾叶酒来，请您每日服用暖身。还有这些艾叶，您可以用来浸浴，也可做枕头安枕，还可在殿内殿外焚烧，都是暖经祛寒的。齐太医说了，这比光喝药有用呢。”

晞月记得前几日齐汝是这般提过，当下也赞他心思细腻，调理周到，便依言让彩珠倒了一杯给自己尝尝。那艾叶酒味道颇苦，但晞月知道艾叶性苦，齐汝也叮嘱过，说艾叶逐寒暖宫，温中开郁，对妇人最有益不过，也每常见他用艾条温灸调理，自然十分信服，每日三回按嘱服用。

喝了艾叶酒心思定些，见彩珠出去，晞月便令菜心去点些宁神的檀香。

菜心知她心事，连忙低声安慰：“小主别怕，翊坤宫闹鬼火，那也是去找嫔妃，和咱们无关。”

晞月想起翊坤宫中宫人们的仓皇脸色，越信那鬼火是阿箬闹的：“那她会不会来找本宫？”菜心忙说了几句“阿箬不敢”。说话间见内务府的几个太监送了新做的被枕来，晞月定了定心神，便伸出涂了水红蔻丹的手随手翻了翻道：“是什么？”

为首一个太监堆着讨好的笑容，谄媚道：“入春了，皇后娘娘嘱咐宫里都要换上新鲜颜色的被褥枕帐，所以内务府特挑了一批最好的来给贵妃娘娘。”

晞月见软枕的枕套都绣着她最喜欢的石榴、莲花、竹笙、葫芦、藤蔓、麒麟的图案，不觉露了几分笑容：“这花样倒是极好的！”

那太监笑道：“这锦被上的图纹是由葫芦和藤蔓构成吉祥图案，葫芦多籽，借喻为子孙繁衍；‘蔓’与‘万’谐音，意为万代久长。这个帐子满绣石榴和瓜果，多子多福，瓜瓞绵绵。娘娘您瞧，最要紧的就是这个软枕了，是骑着麒麟的童子戴冠着袍，手持莲花和竹笙，寓意为‘连生’，又有麒麟送子的意思。”

晞月爱不释手，抚着软枕上栩栩如生的童子图样将枕套郑重交到茉心手中：“去给本宫换上这对枕头，里头就将齐太医送来的艾叶塞满，枕着睡觉就是。”她剪水秋瞳盈盈地睇一眼那小太监，“若真应了你们的话，本宫自当好好打赏你们！”

如是几日都是如此，这一日用了晚膳后太阳渐沉，暮色卷着寒意再度席卷宫宇。晞月素性怕冷，沐浴后又叫添上好几个铜掐丝珐琅四方火盆，直烘得殿中暖洋如春。她换了一身浅樱红的海棠春睡寝衣，越发衬得青玉边玻璃容镜中的人儿明眸流转，娇靥如花。茉心轻手轻脚地替晞月摘下一双镏金掐丝点翠转珠凤钗，又取下数枚六叶翡翠青玉点珠钿，双手轻巧一旋便解散了丰厚云髻。她取过象牙篦子，蘸了珐琅挑丝南瓜盒里的香发木樨油，替晞月细细篦着头发。

晞月低声道：“养心殿的小张子和小林子，别忘了送些银子去打点，这些年一直烦着他们在阿玛觐见皇上时提点些消息，可得罪不起。还有，你可仔细些，别教皇上发觉，又恼了！”

茉心答应道：“奴婢知道。您啊别操心那么多事，好好调养身子要紧。您拿艾草浸浴了，这新枕头里又换了干艾叶，您能睡得好些。”

晞月点头，拨着手里的蓝地缠枝花锦珐琅手炉，听茉心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如懿吓得不敢出门之事，又倒了艾叶酒出来奉上。晞月饮下，颇有些幸灾乐祸，往足下的红雕漆嵌玉梅花式痰盒啐了一口：“艾叶酒味儿怪，喝着倒舒服。本该拿一杯去给娴妃共享，可惜她也没心思喝。”主仆俩说笑一晌，忽



听得外头群鸦啊啊，黑羽纷腾哀鸣之声不绝，便有些害怕，“怎么今儿神鸦叫得那么起劲。”

晞月连连追问了几句，双喜在外头道：“小主，今儿是阿箬的二七了。听说天一黑，翊坤宫里门户紧闭，没人敢走动。萨满也跳得更起劲了。”茉心忙赶出去呵斥了双喜两句，直嫌他多嘴，回过神一看晞月，已是面色苍白，喃喃自语：“二七了！那日嫔妃受惊见到鬼火是阿箬头七。”

忽然，殿阁里的镂花窗扇被风扑开了，“吱呀”一声，吹得殿中的蜡烛忽明忽暗。晞月吓了一跳，人都坐不住了。茉心也有些不安，忙又燃了一把檀香，伺候晞月睡下了。许是檀香的缘故，晞月很快便入睡了，只是她睡得并不大安稳，翻来覆去窸窣了几回，才渐渐安静。听着晞月的呼吸渐渐均匀，茉心的瞌睡虫一阵阵逼来，将头靠在板壁上迷糊了过去。

也不知过了多久，茉心觉得身前有什么东西在走，她蒙眬着睁开眼睛，却见寝殿的窗扇不知何时被开了一扇，茉心没来由地一慌，见晞月立在窗口，不知是何时起来的。所有的睡意都被惊到了九霄云外，她忍不住问：“小主，小主，您在做什么？”晞月并不作声，只是长发垂落，红衣幽艳，背身对着窗外。茉心秉烛走近，正要询问，忽然晞月转过头来，跟见了厉鬼似的，对着茉心猛地一推，无比惊惧：“滚！阿箬，你来找本宫做什么？滚！”茉心吓得四处张望，殿阁中极静，一点异动也无。茉心稍稍安心些，便道：“小主，没有阿箬，这里哪里有阿箬啊！”

晞月整个人筛糠似的抖着，额头涔涔的全是豆大的汗珠，几缕碎发全被洒得湿透了，黏腻地斜在眼睛上。她哪里顾得去擦，只是颤抖着伸直了手指对着茉心，惊恐地张大了嘴，发不出一一点声音。茉心被她指得害怕，忽然晞月朝着她大喊一声“阿箬”，猛地转身，也不顾自己赤脚，胡乱奔了出去。

晞月这一跑一闹，宫人们都被惊动，忙不迭披衣从庖房出来，彩珠指挥着点灯照面，双喜忙堵住了大门不让晞月跑出去。茉心急得根本说不清发生了什么，只顾得喊：“小主梦魇了！快，快拉住小主！”二月的天气，外头地上还结着霜，冻得人直跺脚，何况是赤足。晞月一壁跑一壁单足跳几下躲冷，